

儀禮喪服文足徵記

疏食素食說

說文。食。一米也。飯。食也。飪。襍飯也。襍飯云者。如今山西人富室食二米飯也。襍。稻米於小米中爲之。不一米之稱也。山西少稻。貧家無飯。稻米者。富室亦不專食稻米。蓋唐魏之風。今猶能儉也。襍飯不一米。則飯其一米者矣。飯。食也。故曰食一米也。說文。食。或說。亼也。亼。或說一粒也。食雖一米。必亼衆粒而爲之。是故一米者。明非襍飯而亦非一粒之云也。說文又曰。既。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既。既爲小飯。則食爲大飯。豈今北方小米飯對大米飯之云乎。此不必濼論已。疏食者。稷食也。不食

稻粱黍也。

余有說詳之。

素食。鄭注云。素猶故也。復平生時食也。

余謂平生時食者。黍稷也。賤者食稷。是疏食以終其身。

然豐年亦得食黍。良耜之詩。其饑伊黍是也。若稻粱二

者。据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自非諸侯。平生時食黍

稷而已。

鄭注玉黍云。諸侯日食粱稻各一簋。

然則素食者。對上疏食。二食字。並

讀去聲。疏食。食稷。今則稷食之外。可輔之以黍。若稻粱

加饌。卽平生亦安得人人食之哉。至於居喪。更何忍食

稻粱。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雖既練飯

素食。亦必不食稻也。是故賤者食稷。豐年兼得食黍。準

之以釋素食。則宜止於黍稷。豐贍之家。平生時食。雖不

禁稻梁。然斷不能如諸侯之日食梁稻也。顏師古注。繆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糗餌之屬。無酒肉也。据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故食。以難鄭氏注。不知注据飯素食飯字之義。蓋指米而言。非飲酒食肉之謂。况傳云始食菜果。卽接云飯素食。其爲無酒肉更何待言。顏說難鄭未諦當。余不憑也。顏氏又云。班書霍光傳。奏昌邑王過失。典喪不素食。王莽傳云。有水旱。莽輒素食。太后詔曰。今秋幸孰。公幸以時食肉。据此。則漢書所云素食。是無肉之食。今桑門素食。蓋古遺語。然不可据之以解喪服傳之素食。又按毛詩伐檀素食傳。訓

素爲空。蓋無功爲空。無佐亦爲空。王制所謂耆老不徒食。今俗言喫白飯。素之爲言白也。余以爲用此釋詩。然且不可。況以解喪服傳乎。業已食菜果矣。豈喫白飯之云乎。

居三年之喪。飲食變除之節。据喪服傳。祭以喪大記。畧備矣。初喪時。歡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喪大記曰。既葬。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然則喪服傳。飯食去聲之法也。初惟歡粥。直不飯食。已而飯疏食。疏食。糴食也。練然後飯素食。注所

謂復平生時食也。平生時惟子卯稷食。否則兼得飯黍。黍稷兼飯。平生之常。故曰飯素食也。然而不食梁肉。佐以菜果而已。故喪大記曰。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明乎未祥。雖飯素食。不飲酒。食肉也。故曰喪服傳。飯食之法。參以喪大記。而其義益明。賈氏謂平生時食。食爲餽。饋不爲食。讀申之曰。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牲牢魚腊。練後未食肉。明專據米飯而言。以其初據一溢米。旣虞疏食。食亦米飯。復平生時食。亦據米飯言之。蓋古者名飯爲食耳。斯言可謂明辨哲已。

小功卒哭可以取婦取妻說

禮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議禮者於此經。真如聚訟。瑤田以爲文從字順。依文說之。初非難曉者。夫喪服者。所以飾人之哀痛也。其必斷之以年月者。先王亦念夫人之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故爲之別親疎貴賤之等。而立中制節焉。若者隆。若者殺。若者在隆殺間。使皆足以成文理而後釋之。雖脩飾之君子。亦必俯而就之。而不能遂其哀痛無窮期也。夫君子之所以爲至痛極者。亦從

其隆焉已耳。若總小功則固其殺者也。故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曾祖父母必服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兄弟之服至尊。然則小功以下爲服之殺。則亦情之所殺者矣。是故禭記之言可以取婦。可以取妻者。一以小功卒哭爲斷也。至於其言冠也。按曾子問曰。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而冠。禭記又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氏注曾子問曰。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据此則舉可因喪而冠矣。何有於不可之分耶。杜氏通典。范汪荅高崧之問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也。又按鄭氏注大

功之末節云。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孔氏疏云。以經文大功据己身。小功据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己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瑤田三復注意。疑大功冠子。不應復說。及披通典大小功末冠議篇。引祿記注云。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矣。冠下無子字。與今注異。且引晉傅純賀循相難荅。高崧范汪相問荅。辨之解之。皆冠下無子字。豈晉時所見鄭注無子字。今本爲後人

妄加之耶今據經文立二表復詳說之以俟考云

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

父小功

可以冠子

可以嫁子

已小功

可以冠

可以取妻

末之

可以取婦

哭卒

已雖卒哭可取妻而服下殤小功則不可

按大功小功服有二限。父小功已小功情有異施。大功之末無已可卽吉之事。惟有父可施於子之事。言子則是父施之可知。故經文不見父字。同一小功卒哭也。而有父施於子已施於身之不同。故父必見父字。已必見已字也。

言大功末可以冠子嫁子。則服齊衰必終喪而後可以冠嫁也。故言冠嫁子。但從大功說起。冠嫁子者在

大功未。則子必在小功未。且冠嫁吉輕。又父施於子。

非已身自爲之。故可以冠嫁。正義解注必備祭乃行。何謂父是。大功之未已。亦是大功之未。乃得

行此冠子。嫁子所謂已者。卽子也。必如此。乃行者。是非此則不行。檢五服中。父子同大功者。只二人。父之姊妹。適人者。子之姑。父之女子。子適人者。子之姊妹。

此二親皆非大疎遠者。必選擇此二人。以爲可以冠嫁。經意。固不其然。若取婦。則子雖小功亦不可。

以大功固不可以取婦也。

小功以下爲兄弟。其服本從殺。故父可以取婦。已可

以取妻。然亦必至卒哭後者。蓋未卒哭。則兄弟之殯

猶在堂。其主人猶在哭。無時之限。喪服傳曰。有死於

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況有服之親乎。至於卒哭。

則喪之大事畢。鄭氏喪服注云。而服兄弟之服者。漸以卽吉可

也。下殤之小功，乃爲齊衰親特制之下殤服。其情與凡小功迥別。若荀伯子之難裴松之，謂兄弟出後，娣妹出適，亦周服再降爲小功者，宜亦當如下殤小功之不可取妻，不知此等小功，是凡小功當其降時，卽是以小功爲本服，非若下殤小功不忍以凡小功服之，特制殤小功服。若曰此殤小功，其情哀切，而可以凡小功服之乎？不然，以其殤而當降小功，爲之服小功可也。何必特制一服以服之乎？制服之意，欲別於凡小功，而乃舉凡小功之爲周再降者，比而同之，失聖人制服之意，過情之論，非禮之善物也。

大功之末。小功之末。二末字。竝指卒哭言。小功五月服除矣。而云末者。必在五月之前。三月之後。末卽卒哭可知。小功末謂卒哭。則大功末亦謂卒哭矣。大功卒哭可云末者。鄭注喪服記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又注喪大記。大夫士旣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云輕可以卽事也。故其注襍記。大夫有私喪之葛一條云。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蓋以末釋卽葛。疏云。葛謂卒哭後也。所以鄭注此條大功之末。直云大功卒哭。是末與卒哭不異也。

喪服小記上下旁殺親畢記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請以喪服明之。子爲父。斬衰三年。

父在爲母期。父卒齊衰三年。

上殺之。爲祖父母齊衰不杖期。又殺之。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又殺之。高祖父母喪服經不見其服。旣不能由三月而殺之。又不可殺三月而服緦麻。古人三十而娶。及期生子。則元孫能見高祖者。高祖之年已百有二十餘歲矣。必不可得而見者也。與其虛制無用之服。無寧空之。故經不見其服也。抑經不見其服。吾又徵之。爲人後者。三年條中。其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以祖建

首不數曾祖。爲經不制高祖服。故傳亦不得而見之也。父爲長子斬衰三年。爲衆子齊衰不杖期。下殺之。爲適孫齊衰不杖期。爲庶孫大功。又殺之。爲曾孫緦麻。曾孫爲高祖。不敢以五月。兄弟之服服之。故重其衰麻。減其日月。爲之服齊衰三月。則曾祖之於曾孫。服不得過三月矣。越小功而爲緦麻。非徒限之以勢。而恩殺之分。亦稱情立文。精義之至也。又殺之。而至元孫。經不見其服。亦猶高祖之不見其服而已矣。由已而旁殺之。爲昆弟齊衰不杖期。又旁殺之。從父昆弟大功。又殺之。從祖昆弟小功。又殺之。族昆弟緦麻。蓋從期遞殺。無所跨越。至

總而止。昆弟一輩。由親及疎。凡四變而親屬畢。由己以上。自父而旁殺之。世父母叔父母不杖期。與尊者一體。寓隆於殺。義則然矣。又殺之。從祖父母。其恩殺之分。既遠於世叔父母而殺之之節。其勢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爲之小功。又殺之。族父母總麻而止。蓋父一輩。由親及疎。凡三變而親屬畢。由父而上。自祖而旁殺之。從祖祖父母。亦不得不跨越大功而爲小功。又殺之。族祖父母總麻而止。蓋祖一輩。由親及疎。凡二變而親屬畢。由祖以上。自曾祖旁殺之。見曾祖父母者。未有不見族曾祖父母者也。卽亦未有不爲之服者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則族曾

祖父母爲之總麻。亦稱情立文。弗易之道也。而旁殺於其上焉者。畢於斯矣。由已以下。自子而旁殺之。昆弟之子不杖期。昆弟之子猶子也。彼以我爲與尊者一體而旁尊我。我何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以期。亦寓隆於殺之義也。又殺之。從父昆弟之子。不得不跨越大功。然亦止於跨越大功。蓋彼以從祖父母小功服我。我安得不以小功服報之乎。又殺之。從祖昆弟之子。彼以族父母總麻服我。故報之以總麻。而子一輩之親。由親及疎。凡三變。畢於是。由子以下。自孫而旁殺之。昆弟之孫。殺於庶孫之大功而服小功。彼蓋以從祖祖父母小功服我。我

報之以小功。而孫一輩之親畢於是人。不得更殺之。而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總麻者。蓋我之曾孫止於總麻。勢不能爲昆弟之曾孫服總麻。雖以昆弟之孫小功殺之。似可服總麻矣。然而不能憑之者。以所憑者在曾孫也。夫昆弟之曾孫。不服總麻。則從父昆弟之孫。亦不得憑。從父昆弟之子小功服。而爲之服總麻矣。而孔沖遠之疏。喪服小記以五爲九之義。因喪服不見此二人總麻服。以爲經逸之也。故於下殺補元孫總麻之外。又爲此二人補總麻服也。是不知喪服空之而不見者。其旨淺遠矣。

練冠易服附殤述

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此小功殤練冠而附之例也。知爲小功殤者。小功以下爲兄弟。故謂其殤爲兄弟之殤。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下殤則否。今日練冠附殤。則是齊衰親之下殤。降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爲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蓋其於喪服長中下殤之說。其中從上下之義。先已誤解。故其說謬不可從也。記發

例者。兄弟之殤服輕。嫌尚功衰者有重服。在禮不爲輕殤。易服亦宜不得耐輕殤。然殤有必當耐者。又耐於祖廟。必尊者主之。故雖有重服。而得以練冠耐輕殤也。然則小功親之殤降在總麻者。不耐乎。

如大夫爲庶孫小功其幣一以上當耐於已之祖廟者

曰。烏在其不耐之也。雖已於總親之殤降而無服。

若大夫爲庶孫

之年下殤

然於其所當耐者而耐之則一也。耐祖廟之必主於

尊者則一也。烏在其不以練冠而耐於殤也。夫如是。則是記也。實練冠耐殤之通例也。言殤之當耐者不可不耐。而三年之喪至於練冠。則亦可以耐殤也。故曰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謂祭庶子之殤當室之白故曰陽童若宗子殤祭之於奧則曰陰童

言耐殤之禮

又如其鄭重也。鄭氏既誤解殤服中從上下之說。又不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意蓋謂必如是。乃得冠而耐其兄之殤。然余以爲記人之意不如是也。抑余又肄業之而紬繹之。兩記蓋互相足。中復有所包。是故上言大功之麻。易練冠。則小功之麻。不易練冠也。服問所謂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下言兄弟之殤。以練冠耐之。則小功之麻。雖不易其練冠。而由其耐而推之。凡一切有事之節。必無或廢者。服問所謂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是也。是故上言

有三年之練冠。而不曰尚功衰。然必言唯杖屨不易。明所易者非但易其練冠。亦易其功衰也。下言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不曰有練冠。然必言練冠耐於殤。明不易功衰。亦不易練冠也。問者曰。練冠而耐兄弟之殤。其義則然矣。如兄弟之殤當耐矣。而已三年之喪猶未練也。則如之何。曰。斯禮也。余未之聞也。雖然。未練而有得行前喪之祭者矣。雜記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既顙者。既葬而受服時也。練祥皆行者。是三年喪未練而得行前喪練祥之祭也。然曰既葬皆行。則於其未葬。雖前喪練祥之祭有所不行。而況於輕喪之耐乎。雖

然此未葬時也。而非未練時也。未練則有爲期親祔者矣。雜記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死。猶是附於王父也。是已於父喪。或未練。當爲子若昆弟之子祔。而得以疏衰葛經祔期親於祖矣。若夫兄弟之殤當祔。而已猶未練。夫祔兄弟之殤。殺於祔期親者遠矣。準以練祥之祭。有緩而不行之時。豈輕殤之祔祭。必不可以或緩乎。且旣葬。有不報虞者矣。喪服小記云。不報虞。則不卒哭。不卒哭。則不祔。是成人之喪。有葬而不卽祔者。而況於殤乎。然而斯禮也。余固未之聞也。

君薨世子生哭踊衰杖說

曾子問篇。言君薨而世子生。三日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子踊。襲衰杖。凡所稱子云云者。皆奉子者爲之也。故鄭氏於拜稽顙哭。釋之曰。奉子者拜哭。專見此以明例也。鄭氏又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者。蓋言三日成服杖之義也。童子不杖。童子當室則杖。世子爲繼體之君。雖始生不能杖。當正其杖之禮。然皆奉子者爲之。若子則固不踊不杖也。禮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鄭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

禮也。夫未成人者，未冠也。冠而後責以成人禮焉。將由夫上智者與，則彼幼弱已大異乎人矣。豈必至於冠而後能備禮。然天下多中材，聖人不以上智之德求備於中材，故成人以年二十爲斷。若夫聖人之教，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彼雖小弱也，而豈不識不知之人哉。至於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矣。豈於父母之喪，必不能循辟踊之節，必不能病不能杖乎。故問喪曰：童子當室則杖，童子而爲孤子，不能不當室，則亦不能不杖，何也。當室者成人也，成人而有不踊不杖者乎。世子生而爲繼體之君，而有不踊不杖者乎。然

天下無始生而能杖能哭能踊者。故曰凡稱子云云者。皆奉子者爲之也。故曰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孔氏疏曰。當子踊時亦袒。注云襲明初時袒。皇氏言子踊不袒。不袒何得有襲。皇氏說非。余謂哭也踊也杖也。皆奉子者爲之。襲無不先袒。則袒與襲亦奉子者爲之。何也。少師固衰以奉子矣。夫安得不袒。安得不襲乎。奉子者之袒襲。猶之乎子之袒襲。故記於少師之所爲。皆質言子以明之。喪大記曰。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以衰抱之。卽此奉子以衰之謂。人爲之拜。卽此奉子者拜哭之謂。然則衰經亦非始生之子所能勝。苴經大鬲。安能加於

其首，卽要經亦安能加於其身。皇氏說固非，孔氏難之。亦未得其審也。

殯斂成服杖數日不同說

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氏注云。與猶數也。謂成服

杖。以死明日數。

士喪禮三日成服杖。鄭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是也。

殯斂以死日數也。

士喪

禮死日。襲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卽問喪所謂死三日。而后斂。槨。弓。所謂喪三日。而殯。皆於死者三日也。

此天下之通義。自

天子達於庶人。其舉事之日不同。而其數日之法無不

同也。是故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天子

七日而殯。見於王制者。無異辭。以別之。竝爲死與往日

也。鄭氏誤解喪大記。士之喪二日而殯。大夫之喪三日

之朝。既殯。君之喪五日。既殯之文。遂謂殯斂以死日數。

爲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

孔氏王制疏引鄭氏爲有日

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數死月死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日。據春秋爲說。余謂如鄭氏說。豈春秋不足據耶。不知喪大記所數者。授杖之日。所謂生與來日。殆不然矣。

者也。於是竝其殯之日。亦從來日數之。故於士三日殯。則曰二日而殯。而於大夫之三日殯。則曰三日既殯。君之五日殯。則曰五日既殯。易而殯言既殯者。猶昨日殯之云也。然則準以士之喪二日而殯之文。則所謂三日既殯。猶之二日而殯。五日既殯。猶之四日而殯。竝從生與來日以立言。蓋所數者。杖之日數。牽連而及於殯。遂不得用死與往日之例以數殯日。意固不主於殯也。故曰君之喪。三日子夫入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欲

見授杖之日。有三日五日之節。不合間以四日而殯之。言而又必云既殯者。欲見人君禮大。授杖或在未殯之前。或在既殯之後也。曰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承上既殯之文而言之也。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者。三日之朝下省既殯二字。而以而殯二字屬二日下。變文協義。修辭之法。又以見上所言五日既殯三日既殯。非五日而殯三日而殯之云。蓋數來日爲五日。實於死者爲六日。數來日爲三日。實於死者爲四日。主於欲見生數來日之義。而所謂二日而殯者。亦相承數來日以立言。若數往日。

實於死者爲三日而殯也。夫然後知古人之文一字不可假借如此。因以嘆古人立言。比於立德立功。謂之不朽。其立言之法。亦不憑解說。如日月之懸象著明者也。

述殯

夫殯之說記言之綦詳矣。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

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鄭氏禮記注凡棺自外來者正

棺於兩楹之間因殯焉。天子之殯。菽塗龍輅以椁。加斧椁上。畢塗屋。諸

侯之殯。用輅。同。至於上。畢塗屋。喪大記曰：大夫之殯

以幃。櫛至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之殯。見衽。塗上帷之

白虎通曰：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千二百人。紼者人所牽持棺者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

大夫橫塗。士塗。夫菽之塗之屋之幃之。是殯之也。必如是而

後乃名之爲殯。則苟未嘗菽之塗之屋之幃之。不名爲

殯也。韋昭楚國語哀殯喪於是有歎注。塗木曰殯。劉熙釋名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殯殯也。賓客過之言稍遠也。塗曰櫛。櫛木於上而塗之也。說文殯死在

棺將葬。柩賓過之。殺梁俛。僂九年。背殯而出。注。櫬木如椁塗之曰殯。

士喪禮卒塗賓出。主人拜送於

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夫賓之出。所謂卒殯而歸也。

聘禮君弔卒殯。賓卒殯乃歸。

卒殯。斯謂之殯矣。故曰哭殯。喪大記曰。哭殯

則杖哭。柩則輯杖。將葬。啓之見柩焉。不謂之殯。故曰哭

柩也。故塗之後。啓之前。謂之在殯。左傳吳公子札曰。君

又在殯。

史記秦伯世家注。賈逵曰。言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

喪大記曰。君於大夫。在殯三

往焉。士在殯壹往焉。是也。自居喪者言之。謂之有殯。檀

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襍記曰。有殯。聞外喪。是也。故

凡塗之後。啟之前。有事焉。皆曰殯。

主人往兆歸則曰殯。前北面哭。獻材者則曰於殯門外。其有舍

者。禭者。明者。既殯而來也。則曰執壁坐。委於殯。東南曰委衣於殯。東曰執圭。坐委於殯。東南隅。凡將命則皆曰鄉殯。奔喪者至於家則曰殯。東西面哭。

已葬。

者則曰不及殯。在禮未嘗有異辭也。

荀子禮論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且禮論篇又

曰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將舉指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韓文改葬服議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聘禮

曰。賓入竟而死。歸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介死。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殯於五父之衢。曾子問曰。君出疆。薨其入如之何。孔子

曰。其殯服。祿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至於廟門。大夫士

至於家。皆適所殯。爲將左傳曰。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

注云。殯。窆棺也。釋文。窆一本作塗。正義曰。殯則擯置於西序。亦是下棺于地。故殯爲窆棺也。出絳。公孫敖卒於齊。飾

棺。置於堂。阜。惠叔取而殯之。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

於乾侯。定公元年六月癸亥。喪至。戊辰。定公卽位。蓋未殯。弗卽位也。此皆蓋棺久而後殯焉者也。其時異矣。其地異矣。殯之不繫於斂。章矣。而論者之說。往往有異焉。間嘗略而言之。士喪禮。主人奉尸斂於棺。非殯也。而鄭氏之注。乃曰。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疏云。以尸入棺名斂。亦名殯也。淮南子要畧篇注云。殯大斂也。考之喪大記曰。於外命婦。旣加蓋而君至。於士旣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大斂云者。視斂也。視斂則視殯矣。加蓋而至者。視殯也。旣殯而往者。卒殯而後往。不視殯也。故士喪禮曰。君若有賜焉。則視斂。其視斂也。君升自阼階。乃斂。君撫而降。主人乃奉尸斂於棺。而加

蓋焉。及視塗。君升卽位。卒塗。卒奠。而君出。夫君視斂畢。必降。而至於塗。乃復升以視之者。明斂與殯異事。以加蓋爲之節也。故其記曰。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不出。視斂。加蓋而至。卒事。此卽所謂爲之賜者。有故及避忌焉。或視斂。或不視斂。亦以加蓋爲之節也。如以加蓋之前爲殯。則於外命婦。當正言旣殯矣。烏又別之曰旣加蓋乎。大斂之與殯也。相承以有事者也。而斂棺加蓋。綴於卒斂之下。又遷其大斂之位。而行事於西階之上。旣加蓋。爲將殯之始。經與記又皆不見殯字。此所以以卒斂之後爲殯之始。而謂奉尸斂於棺爲殯也。不知大斂

之奠。在卒塗之後。此斂事之錯出於既殯後者也。掘肆見衽。爲將殯也。而反錯見於大斂之前。斂殯相承。故行事相錯。事有所便。動而多連。禮則然矣。檀弓曰。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此可見殤則不殯。今殯。是弗以爲殤矣。下殤棺斂於宮中。自周公以來。行道之人弗之改焉。殤者不殯。未嘗不棺。然則不得以斂而棺之爲殯之也明矣。夫棺之殯之。兩事也。以棺爲殯。則必以殯爲棺。左傳曰。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未嘗言其未棺也。

大戴禮云。身死不葬而爲天下笑。

而史記乃曰。宮中空。莫敢棺。尸在

牀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

辛巳夜斂殯。司馬氏以殯爲棺。故襲管子諸書足成其

說如此。誤矣。管子書桓公之死葬以楊門之屬身死十一月蟲出戶而不收

呂氏春秋知節篇蒙衣袂而絕于壽宮懸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屬三月不葬非子二柄篇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然管子戒篇則云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說苑尊賢篇桓公身死不葬蟲出戶夫旣以

殯爲棺。則必以更殯爲易棺。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崔杼

弑其君光。左傳曰。崔氏側莊公於北郭。注側瘞埋之丁未葬。

諸士孫之里。二十八年。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注云更

殯之於路寢。蓋諸侯之喪。旣殯。五月而後葬。爲同盟之

可盡至也。君弑國亂。側之葬之。皆賊爲之。景公之立。亦

賊立之。故亦不能討賊。其於莊公之喪。不赴於同。同盟

亦必無至者也。及賊以家亂而自經死。而未得其尸。以爲戮也。於是景公求而得之。則可以正厥罪矣。於是遷

莊公而殯之於廟。三月而葬。不知其赴同未也。

春秋不見蓋未更赴

然而殯廟之禮粗成。是之謂更殯。更殯矣。乃以其所求得崔杼之柩。發而戮之。而卽以其棺尸之於市。以示國人也。杜氏以爲莊公之棺。是以更殯爲易棺矣。不然也。
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環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環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徙殯者更殯也。更殯豈必易棺耶。且以殯爲棺。則所謂不殯於廟者。因而失其指矣。左傳。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耐於姑。則弗致也。服氏云。不薨於

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孔

遠檀弓疏中引之。

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檀弓。喪不慮居。謂無

廟也。皆與此同義。杜氏以爲不以殯過廟。

襄公四年定姒葬不殯於廟杜注同。

其所謂廟。祖考之廟。所謂過廟。將葬至於祖考之廟而

後行。是朝也。朝則柩至於廟。而不得謂之殯於廟。

按儀禮周禮棺

柩殯三字不相假借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然則塗柩曰殯去塗曰啟矣。

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今考其言之次第。蓋謂不薨於寢。則不殯廟。不赴同。及

其葬也。不耐亦不致。若以殯廟爲朝祖。則朝葬同時。文

宜與耐始相屬。不當在赴同之上矣。

漢書哀帝本紀上曰。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

階下請合葬而許之。瑤田按檀弓言葬。此言殯呼葬。
曰殯。班氏承漢世譌繆也。

殯朝葬載柩設紼屬引異制述

天子諸侯殯以輶則設紼檀弓曰子贛之喪哀公欲設

撥

設撥則設拂

顏柳曰天子龍輶而椁諸侯輶而設幬爲榆

沈故設撥

注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輶車滑

三臣者

謂三家

廢輶竊禮之不

中者也言不廢輶者乃設紼也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

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言天子殯乃設紼也是紼也

專備以引殯宮之輶車也士大夫殯無輶故不設紼至

啟而朝廟則士載柩於輶軸大夫以上皆載以輶既夕

禮曰遷於祖用軸記曰輶軸饌於西階東鄭氏注云軸

狀如轉轆刻兩頭爲軹軹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

關軸焉。大夫諸侯有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士喪禮注云。輶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至是則士大夫皆屬紼矣。故既夕禮屬引注曰。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輶曰紼。疏云。士朝廟用軸。大夫以上用輶。故并言之。此所謂紼。朝廟載柩所用之紼。而屬於柩車者。則謂之引也。柩車者。周禮謂之蜃車也。地官遂師曰。大喪使帥其屬。以蜃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邱籠。及蜃車。鄭氏注云。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在既夕禮。朝廟正柩後。厥明請祖。日側乃載。記云。遂匠納車於階間。鄭氏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然則

載柩行葬之車。自天子達於士。竝用屨車也。其所著之
紼。謂之引。故既夕禮謂之屬引也。然引卽紼也。紼見繩
體。引見用力也。地官大司徒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
其六引。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
遂主六紼。蓋引紼二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禘記云。
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大夫執引者三百人。鄭氏注云。
紼引同耳。廟中曰紼。在塗曰引。互言之。大夫士皆二紼。
地官遂人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
紼。鄭氏注云。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塗中

引柩鄉帥帥之故遂人當帥載與說也。

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

疏謂千人無正文以

禮記約之瑞田核白虎通引種命徵曰天子舟車殯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纒晝夜常千二百人凡此所謂綽與引者。

屬於蜃車者也。又鄭氏遂師注云蜃車行至壙乃說更

復載以龍輶。疏云以天子諸侯殯時用輶車。明葬時用

輶可知。蓋鄭氏約而知之。喪大記君葬用輶。四綽二碑。

大夫葬用輶。二綽二碑。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鄭氏注

曰大夫廢輶。此言輶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讀从禱記之文輅字

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輅車。柩車也。在棺曰綽。行道曰

引。至壙將窆。又曰綽。而設碑。是以連言之。据此則窆時

下棺所執者。又謂之綽也。左傳作輅。宣八年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弗注云弗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

葬則以下棺故喪大記又曰。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

夫士以成。鄭氏注云。封。周禮作窆。下棺也。成讀爲緘。凡
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
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
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
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緘耳者豈謂每束於棺兩邊結皮爲

耳如細出於棺上。可令橫貫以木與。

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緘而已。禮唯

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据此則說載者脫
其紼也。屬紼於柩之緘者。卽以所脫之紼轉而屬之於
緘也。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注云。天子六
綽。四碑。諸侯四綽。二碑。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孔

疏云。絳卽紼也。天子六絳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喪大記云。君四絳二碑。故知天子六絳四碑也。按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輅。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絳也。合數條觀之。紼引之。或設或屬。或脫。可知其畧矣。天子諸侯殯時用輓。倘卽用其輓。以朝廟與。天子至壙。脫蜃車。復載龍輅。亦還用其殯輓與。諸侯葬無羨道。則脫蜃車。卽屬紼於棺之緘。繞碑

間之鹿盧以下棺與。

葬北方北首說

檀弓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之幽者。魄體往而入乎幽冥。人子於此無可如何。故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斯爲甚。果且奈之何哉。故北方北首。先王之制葬禮。以爲誠如是。其之幽焉而已矣。若夫未葬。人子猶得見其棺也。得見其棺。如得見其親。而猶若其生也。何敢以鬼神尚幽闇之義待之。是故殯猶南首。不以其親爲之幽焉。云爾。士喪禮曰。死於適室。幃用斂衾。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其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疾病屬纊。以俟絕氣。乃卒。設牀第。當牖。

設枕遷尸。卽牀而奠當牖。注云。牖。肩頭也。疏云。尸南首。則在牀東當尸肩頭也。据此。疾寢東首。始死遷尸南首也。士喪禮於飯舍之節。又曰。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注云。當牖北面。值尸南也。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凡此皆言始死南首也。由是而襲。而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据士喪禮之文。考其事位。於尸皆南首。於柩亦無不南首矣。及旣夕哭。請啟期。夙興。商祝聲三。啟三。拂柩。遷于祖。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注云。是時柩北首。質明。請祖期。日側乃載。其記曰。旣正柩。遂匠納車。於階間。注云。車載柩車。注云。舉柩卻下而載之。

疏云。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鄉前。下堂載於車。据此載亦北首也。夫正柩于楹間。及載柩于階間。必北首者。以朝祖順死者之孝心。非之幽之義。故下經商祝御柩。乃祖。注云。還車鄉外爲行始。是祖爲行始。猶還車南首也。厥明。商祝御柩乃行。於是出宮。至于邦門。無不南首也。夫然後行。而至于壙。至壙乃窆。然後北首焉。所謂葬于北方北首之幽焉而已矣。今夫人子之於其親也。至死不窮。然而必有窮者。則親不能不死。死不能不葬也。是故親疾而病。一窮於屬。續絕氣。然而猶得見其尸也。再窮於蓋棺。然而猶得見其柩也。故未葬以前。遷尸也。襲

也。小斂大斂也。殯也。皆南首。所以致其不窮之思者如此止矣。至于葬而窮矣。窮之至矣。先王乃爲之制北方北首之禮之幽矣。無復鄉明之日矣。人子於此焉得而不窮。然而至死不窮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嗚呼。人子於此且奈之何哉。

廟主稱字議

從母之夫。默庵先生年八十四。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廿二日卒於家。其孤應椿爲豐潤縣令。聞赴致其官。將奔喪歸。而問廟主於其姨子瑤田。且曰。在禮。卒哭乃諱。書之主。將稱字乎。抑猶稱其所諱乎。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注云。凡言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檀弓曰。重主道也。鄭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孔疏云。士喪禮有重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無主。鄭氏注祭法

曰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爾由是言之周公之禮天子諸侯始作主也然則天子之主曷稱乎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曾子問曰天子稱天而誅之注云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誅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周官大司馬大夫喪帥誓而厥作匾諡据此則周禮於天子廟主著其

所諡曰某帝與曾子問又曰諸侯相誅非禮也注云禮當言誅於天子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諡孔氏正義白虎通云君薨請諡世子赴告於天

子天子唯違大夫會葬而諡之大史職云小喪賜諡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諡明諸侯可知是其廟主亦宜稱之

以諡矣若夫大夫固不作主者也鄭氏駁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按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駁曰孔氏

祔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如鄭所駁。亦猶是大

夫無主也。大夫無主。士更可知。主虞禮。鄭注云。曾子問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祔取羣廟之主而藏。請

祖廟卒。吳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士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然而易名之禮。以葬爲節。故

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故少牢饋食禮曰。用薦歲事

於皇祖伯某。注云。伯某。且字也。段氏玉菴曰。按說文。且。薦也。凡冠而字祇有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

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大夫或因字爲諡。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

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士無諡而有字。是故

士虞禮於祔之祝辭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隣祔爾孫某

甫。由是言之。大夫之稱於廟也。以諡。士則稱字矣。稱字

非惟士爲然也。禭記曰。祔兄弟之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注云。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童子無字。以不名之故。而爲之造字。祔殤且然。而況子孫之於祖考哉。今之大夫士。無不作主者。雖非周公之禮。然禮也者。三王之所不相襲者也。況今世無尸。而作主。又非功令所不許。則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也。顧世俗相沿。稱其所諱。則不可耳。有諡者。書諡於主。無諡。書字。於易名之禮。庶有合與。

葬服考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宜何服。而世人忽之。檀弓曰。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弁經者。在春官司服。凡弔事。弁經服。又牽連及之。王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此言天子絕期而爲臣有服。則但以弔事弁經服之。又夏官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

經。故鄭注檀弓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旣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申之曰。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

子諸侯也。据此則大夫以下葬不變服矣。然自宋以後言禮家往往疑焉。方慤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矣。示敬故也。陸佃曰：弁經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皐而葬。知之也。故徐健庵著讀禮通考爲案曰：注以此爲王侯之禮。本無所據。疏謂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則亦不經之甚矣。瑤田謂天子於斬齊外無服可變。但有弔服弁經而已。諸侯凶服如之。則亦當以弔服爲其變服。然則周官司服弁師之文。卽爲鄭注說之所據矣。而疏言敬心未生。所謂求

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惟陸氏據周人弁而葬以定
卿大夫以下亦變服以葬。其說近是。接神之道不可純
凶。瑤田竊亦以爲宜通上下言之。故曰弁經葛而葬。與
神交之道也。王制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弁
而祭。檀弓周人弁而葬。殷人哱而葬。蓋葬與祭同服。或
疑王制言祭服下繼之以養老。又曰凡三王養老則某
氏某人似指三王言。不得下通。然士冠禮之陳服也。曰
爵弁服。皮弁服。緇布冠。其記又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
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哱。夏收。三王共皮弁
素積。於士禮之言皮弁也。而曰三王。則所謂某氏某人

者統辭也。檀弓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上，殷人殯于兩楹間，周人殯於西階上。又曰：某也，殷人也。是統辭之明徵矣。喪大記曰：大夫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云：變喪服而弔服者，輕可以卽事也。据此則弁經在司服。雖見君爲臣服，弔服在弁師。雖見王之弁經，諸侯之弁經，然亦兼見孤卿大夫之弁經。然則弁經本弔服，而君爲臣之服，卽以弔服服之。大夫士既卒，哭而從金革，亦卽可服弔服以卽事。是弁經通於大夫士。故鄭注弁經葛而葬。雖主天子諸侯變服言，而大夫士未嘗不在所包也。故司服之言服之可相如也。曰公服如王，侯

伯服如公子。男服如侯伯。孤服如子男。卿大夫服如孤。士服如大夫。又曰：其凶服亦如之。是士之可相如者，亦得上通乎王。安在變服而葬？王之弁經服，不可以下通於大夫士也。夫變服而葬，据司服及喪大記文義繹之，固宜通於大夫士矣。然而所謂葬者，自啟殯以至於反虞，皆葬也。其節次非一。今言變服而葬，則必非自啟而然。案士喪禮：要經散帶，陳於小斂前。既夕記：三日絞，絞要經散帶者。既夕禮請啟期，散帶，蓋見尸柩反小斂時服，則此時萬無變服之理。然則變服而葬者，其在臨窆之時乎？昔陳廷會著葬服說，嘗見及之，蓋先得我心矣。是故喪服

小記曰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謂不變服也。今日變服。則是臨窆時與神交之道。未窆時自是喪服。既窆後亦仍喪服。反而虞既卒哭然後受服。受服者斬衰以六升。衰受而易成服時之三升衰也。若曰變服而葬。不反喪服。而於既虞卒哭乃服受服。所變之服爲弁經葛服。之至輕者。先服其輕。乃受以六升之重。於變除之義。不亦悖乎。惟依陳氏說。於臨窆時與神交而變服。所謂弁經葛而葬也。既窆復喪服。乃反而虞。斯爲不失禮意耳。抑喪服小記之言久而不葬者。曰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注云其餘謂有親也。疏云麻終月數者主

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雖總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喪服小記云：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不報虞則除之注云小功以下。据此則雖旁親無葬，不服麻之事，豈主人而易葛而葬乎？今欲全檀弓弁經葛而葬之義，則唯有臨窆交神之一說，蓋亦亡於禮者之禮與。

附論題主時服

許慎異義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氏駁曰：孔悝，祫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據鄭說，猶是大夫無主也。後世士庶無不作

主者禮不相沿。無主之說不具論。試言作主。据左傳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杜注云。

周人以粟。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是止一主用粟。祔

而作之也。

大祥後入廟

而公羊傳則曰。虞主用桑。練主用粟。

粟主者藏主也。

穀梁說略同

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

間。易用粟也。是初爲桑主。至練乃作粟主。以易之也。

亦言大祥後入廟

家鉉翁曰。禮既葬。作主。欲神靈之有所憑依。

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孫從於祖。既祔。仍特祭於

寢。終喪。祔乃以入廟。陳祥道曰。左氏曲禮之說。蓋曰

作主。將以入廟。非祔而後作之也。凡上事。言作主。見

於經傳及後儒之說義頗互異無所折中存之以備考耳。然未有及於題主者。據文公家禮送葬窆後實土築之。乃題主於墓前。題畢奉主升車。至家安於靈座。日中而虞祭畢。埋魂帛於潔處。再虞三虞。卒哭。明日奉主耐於祠堂。耐畢奉主歸。復安靈座。期而小祥。祭於靈座。再期而大祥。告遷於祠堂。改題前世諸主。遞遷之。乃奉新主入祠堂。次其昭穆而安之。今世禮或題主於墓。或於葬前一日先題主於家。題畢奠告。卽送主入祠。竊以爲作主者以神事之也。雜記曰。耐兄弟之殤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是耐而作主。

神之之義也。然則題主時。孝子或當服弁經。如檀弓所謂與神交之道者。則亦亡於禮者之禮而已矣。

白虎通釋九族義同喪服說

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湊也。生相恩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

同也。瑤田謂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總麻。又旁殺之。亦至於總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總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總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總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總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總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總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

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益。嗚呼。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族親諸服。旁殺一貫表。

喪服無逸文。余言之蓋詳。今復立旁殺一貫表。卽目直尋。疑義乃析。先其易明者。故從總麻始。歛程瑤田總麻三月。曾祖行下之旁殺。

族曾祖父母

昆弟之曾孫爲服總。

族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孫爲服總。

族父母

從祖昆弟之子爲服總。

族昆弟

相爲服總。

昆弟之曾孫

族曾祖父母應報服。總經不見報文。

從父昆弟之孫

族祖父母應報服。總經不見報文。

從祖昆弟之子

族父母報之服總。

按我之從祖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祖昆弟。則我爲其族父母。故其服我也總麻。而我亦報以總麻。

此總麻一服義之相貫者也。至於我之從父昆弟之孫呼我爲族祖父母。我之昆弟之曾孫呼我爲族曾祖父母。二人服我皆總麻。我應報以總麻。而經不見其服者。蓋不報也。其故何也。我爲曾孫。服止總麻。由曾孫而旁殺之。則不得爲昆弟之曾孫。服總麻。又旁殺之。亦不得爲從父昆弟之孫。服總麻。經不爲二人制服者。限於旁殺。服之窮也。亦總麻一服窮則變之理。實亦義之相貫者也。

又按曾祖曾孫以上殺下殺例之。皆小功之差。而爲曾祖父母。變小功而服齊衰三月者。傳曰小功

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鄭注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曾孫服曾祖，止於三月，所以曾祖服曾孫，止於緦麻。服有所限，無可假借，亦精義之學也。

小功五月 祖行下之，笄殺。

從祖祖父母

昆弟之孫為服小功

從祖父母

從父昆弟之子為服小功

昆弟之孫

從祖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祖父母報之服小功

從祖昆弟

相為服小功

按我之從父昆弟之子，其父我之從父昆弟，則我為其從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

功我之昆弟之孫其祖我之昆弟則我爲其從祖
祖父母故其服我也小功而我亦報以小功此小
功一服義之相貫者也。

大功九月 父行下之旁殺

從父昆弟

相爲服
大功

按世父母叔父母加尊之服在期章昆弟之子又
世叔父母之報服亦在期章故大功一服惟從父
昆弟相爲服而已此一服當與期服參觀之乃得
其相貫之義。

齊衰期服 亦父行下之旁殺

世父母叔父母

昆弟之子
爲服期。

昆弟之子

世叔父母
報之服期。

昆弟

相爲
服期。

按我之昆弟之子其父爲我之昆弟則我爲其世
父母叔父母故其服我也齊衰期而我亦報以齊
衰期然據昆弟期旁殺之則從父昆弟當大功之
差而又以小功總麻兩章旁殺之服通例之則世
叔父母亦大功之差而乃服齊衰期者按傳曰與
尊者一體也則是加尊之義也然傳又曰昆弟之
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
由是言之加尊故服期不足加尊故報之期實則

其服皆大功之差也。學者潛心玩索，乃見精義之學，而兩服相貫之義，其指甚微。一爲表而出之，豪髮無疑矣。

又按喪服之無逸文也。終古若沒若滅，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然且強作解事，擅議增補，破碎經傳之義，以迷途爲周行，汎濫於巨浸駭浪之中，而不得誕登於岸。余爲拈出，試披經傳讀之，未嘗不著見明顯。於世父母、叔父母、章、特發傳，以與人報服之例，經於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條，特出報文，以示人。苟殺服之無不報，由此表而檢喪

服全篇逐條按勘。曾有一字逸文乎。

又按上治祖禰下治子孫。至親皆正服不報。旁治昆弟。惟期大小功。總四昆弟服皆平行。先死雖兄弟。豈爲施先死。雖弟兄。詎云報。故經傳竝不見報文。其餘凡由己以下旁殺之服。皆所以報由己以上旁殺之服。故或經或傳。於每發端處。特見報文。以明例也。

答段若膺大令論小功總麻兩章中疑義書

來教云。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皆非以加來。我不止於總麻。而如其來之小功服之。是來者不加而往者則加。數語恐有譌誤。按小功章。昆弟之孫。爲從祖祖父母報。從父昆弟之子。爲從祖祖父母報。據經文。是言來往皆服小功也。以有殺法通觀之。爲祖父母期。爲從祖祖父母殺之服。小功爲世叔父母期。爲從祖父母殺之服。小功所請來者。不加誠然也。爲昆弟之子。期爲從父昆弟之子。殺之服。小功爲適孫期。庶孫大功爲昆弟之孫。殺之服。小功。旁通互證。服宜小功。不得謂之往者則加也。若昆弟之

曾孫。其視我也。我乃族曾祖父母。其服我。據經文在總麻章。從父昆弟之孫。其視我也。我乃族祖父母。其服我。據經文在總麻章。二人服我總麻。若我報之亦總麻。一

則服昆弟之曾孫。如己之曾孫。不見旁殺之節。一則服從父昆弟之孫。亦如己之曾孫。其何以處昆弟曾孫轉不爲之服乎。然則經文之所以不爲此二人制服者。實斷以旁殺之義也。來書之意以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所以不制總服者。據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雖報服小功。實止應服總而足。故由總遞殺之。不應更有總服。然余通考服例。昆弟之孫從父昆弟之子。確當報以小功。則下一輩之不制總服。非由此而遞殺之也。其爲因曾孫之止於服總而旁殺之無疑矣。來教言夫之諸祖父母。疑古本當作諸祖父母。

父母以一諸領二件。竊以爲諸祖父母。統詞也。經著爲夫字。明是頂小功章。其夫之服來。小功章所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者。其夫之服也。今總麻章主欲省文。故曰爲夫之諸祖父母報。用諸祖父母四字。爲統詞以

包兩種人。若增父母二字。以一諸領二件。是不爲統詞。而分爲專詞。曰諸祖父母者。指從祖祖父母言。曰諸父母者。指從祖父母言。竊疑從祖祖父母。不得以諸祖父母字專之。曰諸祖父母。則祖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祖父母。又有族祖父母。似竝可以諸祖父母目之。竊又疑從祖父母。不得以諸父母字專之。曰諸父母。則父一輩之旁殺者。有從祖父母。又有世叔父母。與族父母。似竝可以諸父母目之。今欲專屬。轉有漏義。惟爲統詞。而包於諸祖父母四字中。冠以爲夫之三字。上頂小功章省文。見義諸祖者。猶云諸父諸兄。統詞不可專屬。使人覆

按前章。可以曉然明白者矣。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也。

又按此節諸祖祖字。是跟從祖祖字來。故此一服之祖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祖父母。此一服之父母。必別之曰從祖父母。此一服之昆弟。必別之曰從祖昆弟。同是父母也。昆弟也。必帶祖字言之。以別異於父母同輩之世叔父母與族父母。昆弟同輩之從父昆弟與族昆弟也。然則諸祖父母四字。實足包此一服中兩輩父母言之也。

論總麻旁殺應報不制報服之義

人有恒言曰天下止一理。此非精義之學也。義主於斷。通乎理之岐途而權之。於行乎不能不行之時而止之。以不得不止。斷之於義而已矣。彼謂天下止一理者。是知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喪服旁殺皆報服。而總麻章中之旁殺。有應報而不制報服者二人。昆弟之曾孫。服我以總。我當報以總。不應無服。從父昆弟之孫。服我以總。我當報以總。不應無服。而經皆不制服者。持以天下止一理之說。則曰此必喪服經之有逸文者也。於是妄議增補。而不知以二人服我總而我當報之理。

言之則宜制服此一說也。以我爲曾孫服總而旁殺二人之理言之則不宜制服。此又一說也。二說相權。曾孫之旁殺。殺之定限也。不可游移。而族曾祖族祖之報服。適限於曾孫之旁殺。而必不能制服。伸於此。不得不屈於彼。裁制之宜。於是乎出。所謂義也。應報未始非義。而旁殺之義。足以奪之。大哉權乎。權之而義之分始定。此之謂精義之學也。夫惟精義。乃可與議禮。可議禮。乃可以制服。

夫之世叔父母大功不見報文說

巴藝之曰。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總麻不報。言之綦詳。則既聞之矣。夫之世叔父母。於其夫之服。以期報期。則以例之於其妻。妻從夫服大功也。是宜報之以大功。而經不見報文。苟非逸之。豈亦有說乎。曰。不服也。曷言乎其不服也。曰。不可服也。然則何爲乎其不可也。試以舅姑言之。於適婦也。大功。於其庶婦小功。又以夫之祖父母言之。孫婦服總耳。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娣姒婦。而爲此婦人服也。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卽降二等總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

疏不分。隆殺無節。其於服也。不其僂矣乎。論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制喪服也。所謂權然後知輕重者也。若拘文牽義而說之。不可與立矣。烏在其可與權乎哉。昔者讀喪服。言其所不見者。皆其所不制服者也。於今猶信。

兄弟服說

大凡服之重來而輕往者。率皆以尊臨之。以至親屬之。不以平等相視。故不報。亦不得名之曰兄弟服也。是故父子一體。父尊而子卑。夫妻一體。夫尊而妻卑。至於昆弟。雖不分尊卑而同服期。然亦一體至親也。可謂之兄弟服乎。正親一脈。上殺下殺。皆不得爲兄弟服。兄弟服云者。如兄如弟。平等往來。施則必報之義。昆弟至親也。而顧可以如兄如弟。平等必報之名。名之乎。旨哉喪服傳之發報服例也。不於昆弟。而於世父叔父昆弟之子。條中特書以示人。而曰。旁尊不足以加尊也。夫不足加

尊則世父叔父之於昆弟之子。謂之兄弟服也。亦宜。雖然。大夫降其旁親於昆弟。亦在降殺中。以爲旁親而降殺之。斯亦疑於兄弟服焉而已矣。然謂之兄弟服。不亦以輕名而加之重服乎。雖然。夫固不得謂之非旁親服矣。要而言之。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鄭君知之矣。故於記中首見兄弟一條。下注之曰。兄弟猶言族親也。先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傳。而毅然別樹一義。蓋於經傳全文迴環三復。爲之理其緒。比其類。而經之綸之以揭其指。是言期大功中。未嘗無兄弟服也。然則曷言乎小功以下爲兄弟也。蓋小功以下率皆兄弟服。故得專兄

弟之名。齊衰三月。爲不敢服兄弟服而制之。而何況於期。期之不得名兄弟也。審矣。期服重。不以兄弟名。大功之重次於期。故亦不以兄弟名。而惟小功以下得專兄弟之名也。不爲典要。惟變所適。名之不可苟也如是。

兄弟服例表

記爲兄弟服舉例。其服盡在經中。分而隸之。令不相
雜。廁綱舉目張。較若列眉矣。歎程瑤田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大夫之適子爲妻。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注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按此大夫之子。從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男子降一等。今爲大夫。得尊同不降。婦人降一等。適人又降一等。爲大夫妻。得尊同不又降。今以其無祭主。厚之。得全不降。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之子降其子者。不分適庶。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子不報者。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男子爲父斬衰。不疑於報。故傳不主。謂男子不報也。瑤田細究經意。昆弟雖一體。亦旁

親也。故大夫以尊降之。而列在兄弟服中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齊衰三月章

大夫爲宗子。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

按此非兄弟服。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大功殤服章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

長殤中殤。

按此非兄弟服。注云。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

大功章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按此大夫於兄弟降一等者。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注云。子謂庶子。上經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注云。不降。重適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按此亦非兄弟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此蓋言

公子厭於君。五服中無其服。今爲公之庶昆弟。爲母妻。進於五服中。然不得過大功。是爲先君餘尊所厭也。公士大夫之君。貴妾服總。大夫於庶婦。宜降服總。今日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從大夫而降服大功。按服例。不降者。服其親服也。從乎大夫而降者。降其親服一等也。大夫於賤妾無服。妾子不爲後者。爲母當如邦人。不杖麻屨章。公大夫之妾。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今日從降。必其貴妾之服總者。其子得從之。降親服一等服大功也。故鄭注曰。言從乎大夫而降者。則於父卒。

如國人也。喪服經於此等處。每於通服外創一例。於無典要時。見一確不可易之典要。鄭君思通乎微。往往得之。其注此經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義精矣。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鄭君蓋會通前後諸經而爲之舉其例。瑤田昔嘗疑杖期章。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竝杖期也。至不杖麻屨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

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著一例。故傳問之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意以爲大夫之子。一切皆降。此獨不降者。以父之所不降者也。然旣不降。則當如衆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之曰。何以獨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於杖期章矣。竊疑兩經之義。其相貫也如此。然存以俟考。不敢質之於人。今於鄭君說大夫之庶子爲母妻大功。特注之曰。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一適一庶。兩兩相對。一父在一父卒。遙

遙相互向來疑義。一旦豁然。鄭君如在。毋亦許我乎。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瑤田按此四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適人又當降一等。今以尊同無尊降。惟有出降。故服大功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大功殤服章注云。大夫不降。

適殤。重適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於長殤又降一等。故服小功殤服也。

小功章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瑤田按此三等人。皆尊降旁親於兄弟降一等者。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其通服皆

在大功。今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

瑤田按此條以爲人後者四字建首。起下兩於字。以文氣論之。若曰於所生之子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也。又與上一條爲屬對之文。若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如此屬對即謂以一報字關上兩條亦無不可。

不杖麻屨章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瑤田按此非兄弟服。其義如女子適人者爲其

父母同。然女子子爲其父母不報。爲人後者爲其
父母報。何也。按子服父斬衰三年。父至尊也。父服
長子亦斬衰三年。將傳重也。服衆子期年。下殺也。
子爲母齊衰三年。恩同於父也。母爲長子亦齊衰
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降也。父子母子一脈至親。
凡皆各服其正服。非報服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
歸。其出也。義之前定者也。出爲夫斬衰。以其不貳
斬也。故於父降服期年。父之服本期年。亦降服大
功。其視父母。依然至親。亦義之前定者也。故其服
不報也。爲人後者。持重於大宗。亦以不貳斬而降。

其小宗。生我之父母。雖一脈至親。然已出爲大宗。後而爲宗之統。以收族。則視所後者爲正親。而視生我者。轉爲旁親矣。旁親之服。服之所必報者也。世父母叔父母。爲昆弟之子。服報服。此其例也。是故記數兄弟服例不一條。惟爲人後者。於兄弟見報文。言雖爲其父母。亦報也。又何論於兄弟服耶。特著報文。以明其例。且以見他兄弟服之無不報。省文互見。亦喪服之例也。

大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傳曰。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小功殤服章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上經爲其昆弟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在小功也。

小功章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瑤田按此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也。姊妹適人。通服在大功。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此項惟

見昆弟姊妹一輩人其餘皆可省文且正服可覆降一等類推之亦一例也。

斬衰三年章

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句父句母句妻句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瑤田按此所數者所後者之正親祖者爲人後者之曾祖父母也父者爲人後者之祖父也母者爲人後者之祖母也妻者爲人後者之母也不及昆弟與世叔父母不暇及旁親旁親可類推也外親數爲人後者之外祖父母而遂及其旁親之舅與

內兄弟。順而撫之。而不及其適人之從母。亦不暇及者也。此屬文之法。隨其文勢。無義例也。是故正親者。其服之正者也。芻親。其兄弟服也。兄弟服。傳中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故於記中發其例曰。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也。若子之服。具在經中。但於傳中畧言之。亦省文例也。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瑤田按此於兄弟加一等者。但有二例。而無其目。傳曰。如何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氏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

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
母。則固同財矣。余於此傳此注。不能不少躊躇焉。
間嘗泛覽經傳。於兄弟降一等服。頗多期功之親。
故鄭氏於上記注。以族親括之。然謂之兄弟。實有
疏遠之義。必小功以下。漸推漸遠。乃可謂之疏。若
大功以上。豈可盡以疏遠別之。夫是以立其主名。
必小功以下。始可爲兄弟也。若夫寓疏於親。則大
功以上。又實有不能與至親至尊相比儼者。惟變
所適。於不可典要之中。而隆殺互權。皆有其至情
至理存焉。此天地之化。所以不凝滯於物。而有與

世推移之妙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

瑤田按此記室老從君之服與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條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母條同觀乃見互足之義。

斬衰三年章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之矣。

瑤田按注云。士。卿士也。故傳直以爲公卿大夫也。

稱君者傳以爲有地者也。賈疏引周禮載師云。家
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天子公卿
大夫有采地者也。又按賈疏云。諸侯無公。典命。大
國立孤一人。鄭注燕禮云。諸公者。大國之孤也。賈
疏又云。孤卿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
家相。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
氏廩宰之類。陽貨子路等。爲季氏家相。據鄭注。室
老家相也。士邑宰也。今傳連言室老士貴臣。是既
有家相。又有邑宰。傳又繼之曰。君謂有地者也。瑤
田謂天子之公卿大夫有采地者。左傳云。鄭武公

莊公爲平王卿士。在春秋前爲桓公受封。西都畿內有采地。相繼爲周司徒。又左傳杜注云。周公忌父。王卿士。又云。宰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又云。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諸侯公卿大夫有采地。卽賈疏所謂魯三卿。季氏有費。孟氏有郈者也。然則畿內采地。卽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是也。顧室老隸於諸侯之卿者。左氏傳有臧氏老。論語有趙孟老。卽國語叔向呼范宣子之訾。而曰吾子之家老。竝指諸侯之卿家臣言。而天子王畿卿士之臣。未

聞有室老之稱。是則疑未能明者也。然鄭注是經。乃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是天子卿士。鄭以爲有室老。此可無容指摘折辨者矣。是經言其貴臣室老。士服斬衰。卽帶屨亦得伸。記則言其服君之兄弟。室老降一等。不及士者。賈疏云。邑宰遠臣。不從服。然室老對士言爲近臣。對闈寺屬之近臣。則又爲貴臣矣。

不杖麻屨章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瑤田按此條之君。鄭注據畿外諸侯言而不能通。故爲之辭曰。爲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此一說也。又曰。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此爲傳末有父卒一語。而又變一說以通之。瑤田以爲此說更難通者也。曾著臣爲君之祖。父母從服期述。駁正後說。以從前說。然終不能無隔闕也。今又反復思之。而得其間。竊以爲此

君字亦是公士大夫之君。其人蓋君之規模而實爲卿大夫之實體。故其臣之從服必須著例以明之。從服之例由君之本服而出。故傳歷數其君之服。父母至尊。長子傳重。妻至親。父卒爲祖後者持重。不敢降祖。不敢降適。猶夫人也。君服斬者。臣降一等從服期也。君爲妻服期。臣不降一等服大功。而亦從服期者。小君故也。是故其君爲公士大夫之君。其服著斬衰章。其臣爲公士大夫之臣。其從君之正親服。著此不杖麻屨章。其從君之旁親兄弟服。見於記。以其別於爲天子爲國君者。故於經

傳記中詳之。以明其例也。三條合看。繩貫絲聯。義始完備。若以此章之君爲天子諸侯。則義多齟齬矣。且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從民間崛起者。自若通服。從大夫公之昆弟而起者。自若大夫之服。其臣從服。亦自若諸臣之常耳。卽欲著例。則當著一大共臣從君服之例。無緣爲始封君著例也。至於今君受國於曾祖。爲其父祖皆廢疾不立。故以曾孫爲曾祖持重而承祧。此乃爲曾祖後。與經所謂爲人後者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不貳斬者一同也。而乃出附贅懸疣之傳曰。父卒然後爲祖。

後者服斬。此而已。受曾祖國而爲君矣。於斯之時。又爲祖後而服斬。則當其先父卒時。必已曾爲父後而服斬。與其受國時所服曾祖之斬。爲三服斬矣。豈其然乎。謂君爲始封君。義旣皮傅。謂君爲受國於曾祖。尤悖經例。余故紬繹全經。而得其間。以爲之說也。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不杖麻屨章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瑤田按此雖不得名之曰夫之兄弟服。而亦降一

等從服期者也。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瑤田按此報服。非從服之降一等者也。

大功殤服章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瑤田按此亦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者也。

大功章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瑤田按此皆夫服期。妻從服降一等服大功者也。

惟祖父母。非夫之兄弟服。世叔父母。則夫之兄弟

服也。据傳妻不服夫之昆弟。故夫之昆弟亦無嫂與弟婦之服。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與夫同服大功。非降一等者也。

小功殤服章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長中殤大功。妻從服降一等服小功也。

小功章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瑤田按總麻章見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長殤服。則小功。是爲其在室服也。其夫服其在室期。妻服小功。降二等。與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之例。不應。然則妻於此二婦人不從服也。故其傳特揭其義以示人曰。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與姊妹同爲生親之服。姊妹婦者。夫之昆弟之妻。夫之昆弟已不從服。其妻烏得復有服乎。夫夫之昆弟無服。又何論夫之姊妹。其姑則益疏遠矣。然而必著生親之服者。夫其夫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婦人相與居室。

中而顧可愬然已乎於此見聖人精義之學也。

總麻章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瑤田按此夫之兄弟服下殤小功。妻從服降一等服總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瑤田按說見前小功章。夫之姑姊妹條詳之。

夫之諸祖父母報。

瑤田按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報。其夫之以兄弟服殤族親之尊者而尊者必報之也。此云

夫之諸祖父母報。正上條之從服降一等。其尊者亦必報之者也。故鄭注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從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瑤田考鄭氏注。爲訂正之如是。今刻本上從祖父母。從譌外。下從祖父母。從譌曾。檢下記賈氏疏云。妻從夫服其族親。卽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以諸祖父母爲族親。則鄭注是從祖。非外祖可知。然則唐初賈作疏時。從字尙未譌作外字也。下從字。則唐初

已譌曾字。故賈因其譌而釋之。不能是正。然亦確
是從字之譌。賈氏實未見上從字譌外字。吾輩又
烏得逆料唐以前爲外字譌作曾字乎。又按賈氏
所謂族親。是指本族言。觀下條庶子爲後。爲外祖
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母黨皆不服。不言兄弟而
顯尊親之名者。雷氏云。爲父後者。服其本族。若言
兄弟。恐本族亦無服。故泛著其尊親之號。以別於
族人。可見族親字。不得侵入母黨也。○瑤田通檢
夫之兄弟服。昆弟之子服期。其妻亦服期。昆弟之
婦人子適人者服大功。其妻亦服大功。昆弟服期。

其妻則無服。姑姊妹服期。其妻乃服小功。降二等。服其長殤總。亦降二等。此蓋無照之服。其說見前。至於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者。則世父母叔父母服期。妻從服大功。叔父之長殤服大功。妻從服小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照小功。妻從服總麻。此皆於經見妻之從服者也。其不見妻之從服者。外祖父母服小功。此非兄弟照以外孫服外祖父母小功而外祖父母服外孫。總麻不以小功報以其非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從母服小功。此兄弟服以從母報姊妹之子小功故知其爲兄弟服也。而不見其妻之從服。瑤田竊以爲喪服經中於有服者無不見其不見者。此

經之所不制服者也。妻於夫黨。夫之姑姊妹娣姒婦。以相與居室中而生小功之親。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相與同室而生總之親。夫生親之服。本無服也。尊如夫之姑。親如夫之姊妹。尚猶無服。情之有所止者也。至於夫之母黨。抑又疏遠矣。於夫之外祖父母。夫之從母。夫僅爲之服小功。經不爲其妻制總麻之服者。情有所止。聖人不以過情責人。其旨亦微矣哉。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瑤田按鄭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

以尊降其兄弟者。觀此注益知旁親之以尊降者。皆謂之兄弟。而以族親注兄弟。鄭氏之精義也。

斬衰三年章

妾爲君。

瑤田校傳曰。君至尊也。注云。妾謂夫爲君者。不得體之。加尊之也。雖士亦然。觀此。知加尊者非兄弟。不足加尊。雖尊者亦可謂之兄弟與。

不杖麻屨章

妾爲女君。

瑤田校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然舅

姑服適婦大功。服庶婦小功。女君於妾無服。竝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注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義亦精矣。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

瑤田按二妾爲子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然則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其母亦得遂也。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据注。蓋謂其不爲後。得如邦人也。故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

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其例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瑤田按諸妾爲父母服期。自若其常。傳曰。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然則妾之父母。爲此諸妾。亦遂其降服大功也。蓋不體君。故彼此皆得遂矣。若攝女君。非卽女君也。不服先女君之黨服。服之。疑於女君自服其黨也。儼然抗禮於女君之外家。竝適之嫌。勢不可啓。然旣已攝女君矣。是行女君之事也。而猶遂其父母之服。何以別於不攝女君者乎。不得爲其父母遂。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固

道之並行不悖者也

大功章

大夫之妻。爲君之庶子。女女子嫁者未嫁者。

瑤田按此言妻爲君之黨服也。傳曰何以大功也。妻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女君爲此三人皆大功也。三人者之於此妻。或當殊其貴賤。以從大夫爲之服與否耶。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瑤田按此皆妾在室之期服親也。出降一等服大功。所謂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故傳曰。下言世父母。

叔父母姑姑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小功殤服章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瑤田按此亦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小功章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瑤田按此亦言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

論尊加與至尊之服曰非兄弟服之義

世叔父母。夫之所爲兄弟服。從母亦夫之所爲兄弟服也。若祖父母。外祖父母。則不得謂之兄弟服。故賈疏釋夫之兄弟服於世叔父外。但引從母不見於經。而不及外祖父母之不見於經也。於此見賈疏之細。然則外祖父母之服小功也。曷爲不得謂之兄弟服也。世叔父母服期。傳曰。有尊也。不足以加尊。故報之。報之也者。言不得報之也。得不謂之兄弟服乎。祖父母服期。傳曰。至尊也。夫至尊而乃可以兄弟服服之乎。故同一期也。而所以服之者則大異矣。曾祖父母之至尊也。服當小功。

之差。小功。大致彼此相報。兄弟服也。假令曾祖曾孫。由其小功之差而服之。至尊之謂何。服之齊衰三月。以視總麻。尊卑較然矣。外祖父母。外親也。於服。外親皆總。而爲母之父。尊何如之。加之而服小功。外祖以總之差而服小功。斯不亦曾祖以小功之差而服齊衰三月之意乎。於服。竝在所加。故皆不報。是服外祖雖小功。而不得謂之兄弟服也。